

戲謔的黑色幽默

《父後七日》讀後感

陳建守 ◎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



父後七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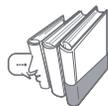
劉梓潔著/寶瓶文化/9908
205頁/21公分/250元/平裝
ISBN 9789866249174/855

讀畢《父後七日》，除了驚訝於書中的草根書寫如此寫實以外，浮上心頭的首要念頭就是，我要上網去搜尋一下，這位與我同屆的臺師大校友，其廬山真面目究係為何？我在和平東路讀書七年的時光中，是否曾經與她佇足在同一個空間、或是上過同一堂課。很可惜的是，當我看到作者劉梓潔的照片時，腦中的資料庫怎麼樣也搜尋不到跟她相關的記憶。噢，真是多扼腕的一件事啊，這樣一位字裡行間處處可見人／鬼味的同學，我竟然無緣識荊。作者在書中描寫的喪葬禮俗，幾乎是每個人必上的一堂人生課程。只是有人淺嘗即忘，有人深深烙印在心頭，高明如作者則是形諸文字來紀念她的父親。死亡這件事可以輕如鴻毛，當然也可以重如泰山，端視出發點為何。作者當然是把父親的死看成一件極為悲傷、且重大的事件，但她所譜寫的死亡圖景，卻帶有那麼一點戲謔與嘲諷；戲謔的是民俗喪葬的荒謬與制約，嘲諷的是生人止步的光怪陸離死亡

界。但昇華的是她對父親永恆的思念。

《父後七日》基本上是講作者父親死後七日內的種種情事，家中的成員如何為死者打造一座死後的天堂，而由此而生的種種儀式與規定。鑽研華南民間信仰的學者告訴我們，漢人所想像的人間世與幽冥界基本上是同一套文化類型與運作邏輯。因此，人間世有司法機構，幽冥界亦有陰陽公（傳說是唐代名臣魏徵）、十殿閻羅等司法體系。生人活動的場域，同一套運轉機制亦會複製到肉眼無法企及的幽冥世界。因此，在死者死亡的每個日子中，都有需要處理的事宜。譬如，在作者回憶《父後七日》電影版的拍攝時光中，就有個分鏡是要燒紙房子給父親（頁66），便是陰間複製陽世的實況，「死鬼」同樣需要有棲身之所。又再如作者描述父親托夢給親戚，說是要雙鞋來穿，作者的母親回憶作頭七時已經燒了好多雙紙鞋給死者（頁38），同樣是這個文化想像的影響所致。這是屬於《父後七日》寫作背後的學理範疇，不在本文論內，底下僅就此略提不表。

「累嘎欲靠北，原來靠北真的是這麼累的事」，作者如是說（頁28）。作者在書中以一種近乎冷眼旁觀的筆觸進行書寫，但卻又不時跳進文本裡為讀者解說她當下的感受。



這是輯一「父後七日」主要的寫作筆調。譬如，「父後三日」講的是葬儀社帶來好幾落衛生紙，土公仔說是要給死者在硬梆梆的棺材內睡得舒坦一點，「爸給你鋪得軟軟你卡好晒哦」（頁25）。這時作者跳出來說，這衛生紙根本就是用來避免屍體腐爛所造成的屍水，只是當下不會有人以科學常識來回應罷了。還有，作者描述父親頭七火化後，家族成員盡力地恢復家中的擺設，還利用與死者相關的數字合資買了六合彩，最後還中了彩金數千元。作者對此下了一段描述，「我帶著我的那一份彩金，從此脫隊，回到我自己的城市」（頁30）。「欸，忘了跟你們說，我爸掛了」，作者似乎想輕描淡寫地告訴自己與讀者，父親的死亡是一件平凡無奇的事，輕薄地幾乎感受不到這件事的存在。「是的，我經常忘記」（頁31）。但隨之而來的是，作者在父後某月某日，搭上一班往東京的班機，當她看見空服員推著免稅菸酒走過，一個半秒鐘想買黃長壽給父親的念頭，讓作者足足哭了一個半小時。當我閱及此處，我似乎可感受到作者那半秒鐘的情緒，彷彿電影分鏡般地一格格閃過我的腦海，並與她心同理同地迎接機長的廣播聲，「請收拾好您的情緒，我們即將降落」（頁31）。

「後來，我開始我變態的療癒」，作者如是說（頁34）。在父後的日子裡，作者開始回到原本的城市討生活，這也是作者開始回憶父親的橋段。作為一個讀者，讀起來還是有那麼一點詼諧，但總隱約嗅得出那一份悲戚的心曲。故事從父後百日說起，彼時的作者一改往常的慣習，經常回家與母親共枕而眠。在這裡作者以「反正你爸都不在了」

表達母親的思念（其實也是作者的思念）。繼而作者描述夢見父親，但身為一位「不形而上之物與鬼神之說的文藝女青年」（頁50），於是乎不斷地尋求一個科學的答案。答案當然是無解的，因為無論作者或家族成員如何夢見死者、如何應付死者的要求，死亡畢竟是個事實。對作者來說，「因為，親愛的父親啊，對我來說，你已是永恆的存在」（頁56）。當我閱及此處，我似乎可以瞥見作者那釋懷且堅定的眼神，不自覺地我的雙頰竟綻開一抹微笑。

《父後七日》的主旋律約莫到此，接下來的篇章是作者開講《父後七日》電影版的拍攝時光。輯二「返鄉者」則有點像是父後的尾閫，同樣有作者回憶父親的情態。作者寫到父後三年的某日，她驅車帶著朋友前往老家彰化，她所設計的旅程正是父親帶著家人出遊的路線。作者於此進行了許多過往生活的記憶書寫，最後則總結道「你知道嗎？那時，我突然感覺到，儘管我可以不斷開車重遊，但事實上，我離那條童年的路，已經越來越遠了」（頁93）。而作者之所以學會開車，竟是病榻上的父親的遺願（頁92）。你瞧，多荒謬與辛酸的對比，當作者可以平穩嫺熟地駕車，父親早已離世。就誠如作者所云，一切的一切，如電影之過場。當作者一步步地往人生的道路邁進時，她的父親也一步步地「不再健康」、「提早退休」、「洗腎」、「進出醫院」（頁91），終至死亡。最後，作者把對祖父的敘寫當成輯二的結束語，藉著爺爺的瑣事與慣習，鋪陳自己的回憶與眷戀。「我害怕這是你最後一次來臺北，上樓一途，淚流滿面」，作者如是說

(頁106)。

走筆至此，《父後七日》的情節大致告終。後面的篇章主要是作者回憶父前／父後的生活情景。有對情感隱約的表白與追悔，有對大學時光的回憶，有對職場工作的挖苦，有對旅行瞬間的白描，更重要的是作者對自己的剖析與觀察。如果要我去對《父後七日》的前兩輯與後二輯進行吹毛求疵地評判，無疑地我覺得後面一百頁的篇幅，沒有前面來得吸引我。理由不在於作者講故事的功夫退步了，而是前面的篇章實在是說中我的心坎，也刻劃出道地的臺灣民間生活。說真的，我只對後面篇章講「上班族日記選」與「貓咪日記」這兩大主題感興趣。先從作者的辦公室經歷講起，作者主要處理的是上班是一種「賣時間」的技藝／記憶（頁145）。這點倒是不令人驚訝，但作者對工作所下的註腳卻恰如其份地直指核心。作者是這麼說的，「辦公室也不再是凌亂堆放電腦與書的空間，而是一座年邁失修的大鐘，鐘面分針秒針如中風老人抖著手腳，久久不前，同仁的座位如3、9、12數字坐落各角，我們在此賣出我們的時間，給時間予大鐘，並繞著大鐘悶轉。」「周而復始，賣時間予時間」（頁145-146）。在談她的兩隻貓咪威威與娃娃的時候，作者的筆法雖然免不

了戲謔一番，但在這裡我讀到更多的是作者繾綣的書寫，關於她愛貓的心情以及對貓投射的愛意。這不禁令我想起，另一位寫貓的高手——朱天心——筆下那群「貓族」大搖大擺悠活於「獵人們」（權借朱著書名）身邊的故事集錦。

回憶是一種壓縮時空的工具，在回憶裡，我們可以不用理會事件發生的確切時間點，也不用在意空間座落的正確方位。回憶者可以隨意挑選回憶的情節與場景，一如作夢只會呈現片斷的真實與想像。事件的斷簡殘編、雞毛蒜皮的小事，都可以在回憶裡被串聯起來。回憶的真實性有多少不是重點，而是回憶的內容對於回憶者的影響有多深才是要點。在《父後七日》中，我們看到劉梓潔選擇以這樣的方式來回憶父親，我相信，每個讀者都有其自身回憶的方式，而這樣的回憶肯定是深切且純真的。作者在後記中提及她的內在有兩個性格迥異的小孩在作怪，作者就在與他們的對話中進行寫作（頁205）。我從本書中的確看到兩個不一樣的劉梓潔，一個戲謔荒謬，一個慧點繾綣，活像是精神分裂症似的。作者在書末以「謝謝大家」作結，同樣地，我也要謝謝劉梓潔，為我們譜寫了這麼一幅惹人凝睇的鄉愁札記。